

時失了一切意義。」(頁42)他的愛究竟精神層次多一些或肉慾佔有強一些，恐怕他自己也茫然。在面對幾乎所有戀愛中的男人都可能遭遇的危機時，七等生的處理細膩而古典，必能得到共鳴。

作者若隱若現的曖昧身影給予散文無限的方便。因此我們無法得知七等生本身自私或是他創造了一個自私男人的典範。情書中慷慨地抒發對戀愛的哲學見解，在失去「愛」的絕望邊緣，最後仍將以「智」為依歸，維持自身的尊嚴。但如此旁徵博引，大談神話典故，完成此書信小說，即使感覺不出以往被形容為「聖經式文筆」的生硬文字，沉重濃烈的愛情告白讀起來仍略嫌吃力。

李魁賢編 《陳秀喜全集》

◎張春榮



陳秀喜全集/新竹市立文化中心/五月

《陳秀喜全集》展現前輩女詩人的風範。尤其以一個曾受日本教育、學歷僅只小學畢業者而言，得以困而學之，猛志精進；跨越語言的溝壑，登堂入室，直驅現代詩國度，並宏揚推廣。這份母性的堅韌與毅力，直令後輩由衷感佩，足為典型。

陳秀喜（西元一九二一——一九九一）詩集一、二（《覆葉》、《樹的哀樂》、《灶》），以平易清新為走向。不尚句法之繁複，不尚立意之艱深；多以淺顯文字，白描或呼告的手法，或詠物寓意，或抒情寫懷。以第一集中〈今年掃墓時〉（頁四八）為例，第一小節「想抱住父親痛哭一

場／卻觸及到／硬且冷漠的碑石」直接破題，第二小節「熟悉的姓名／被燙金的文字裝扮成陌生的顏面／有人抱著哀哭／我卻爲之愕然」述說內心的異樣感受；第三小節「背向碑石／鄉里的山啊／卻如此儼然／拒我於清明的風中」描述四周的情景；結尾第四小節「蹲在堇花旁／憂思的紫色啊！／咬碎了晨間的露珠／心中反覆著：／碑石不是我父親／碑石不是我父親」以否定的方式彰顯心裡壓抑的情感。自然「碑石是碑石」、「父親是父親」（「碑石不是父親」），然而思念的情感不得不透過「碑石」，而將彼此（生者與死者）銜接在一起。似此豐沛真摯之作，其他如〈覆葉〉（頁七二）、〈薔薇不知〉（頁九八）、〈樹的哀樂〉（頁一〇七）、〈連影成三個我〉（頁一一九）、〈荒廢的花園〉（頁一五五）等，無不以景寫情，訴說噴薄欲出的真實心聲。

事實上，以作者心靈之美，集中不乏純真可愛的童詩。如第一集中〈鳥兒與我〉（頁一八三）。第一小節「鳥兒不知不怕／在「有電勿近」的電桿上／囀著悅耳的通話／快來！早餐有蕃石榴！／快來！含笑花好香」直接描寫鳥兒的快樂。第二小節「庭隅的電桿／不敢靠近的我／羨慕鳥兒／不知不怕／自由自在」直訴羨慕之意。第三小節「鳥兒的小眼睛／碰到我的眼睛／關掉旋律飛走了／我怕高壓電／不怕牠

的小眼睛／牠不怕高壓電／怕我的眼睛」寫出人與物間互有所懼的真實情境，讀來寓意鮮明，發人省思；其他如「醜石頭」（第一集頁七五）、〈蚊子與我〉（第二集頁三二）等，均爲此類詠物詩的佳作。

《陳秀喜全集》是她一生的肯定，肯定她的自我超越（從十五歲以日文寫詩，至五十六歲復以中文寫現代詩），肯定她的宏揚詩運（任《笠詩社》社長二十年），肯定她的促進文化交流（《譯詩集》翻譯日人詩作），以及自她腕底逸出的「清秀可喜」的詩歌。

這套全集是由新竹市立文化中心所出版，特別委託名詩人李魁賢先生進行蒐集整理工作，共計十冊。第一冊和第二冊爲《詩集》，包括了陳秀喜一生重要詩作，採發表日期順序重新編排。第三冊《譯詩集》是陳秀喜翻譯日本詩人詩作的作品；第四冊《文集》概分小說、雜文、遊記、譯文；第五冊《歌集》、第六冊《書信集》、第七冊《外譯詩集》、第八冊《評論集》、第九冊《追思集》、第十冊《資料集》則有其自傳、回憶錄、陳秀喜詩獎資料、陳秀喜年表以及全集總目。

這幾年各縣市文化中心擺脫商業市場的限制，出版了不少好書。由地方文化中心爲當地前輩作家出版個人全集，更深具意義，實應給予肯定與鼓勵。